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三卷

李 怡 主编

幻想文化与 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钱晓宇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三卷

李 怡 主编

幻想文化与 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钱晓宇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3卷, 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 李怡主编; 钱晓宇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543-0255-2

I. ①现… II. ①李… ②钱…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 ②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9.6
②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3575号

幻想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Huanxiang Wenhua yu Dangdai Zhongguo de Wenxue Xingxiang

策划编辑 张灵舒

责任编辑 黄初镇 张灵舒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杨亚丽

责任校对 张 瑛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网址: www.ycwb-press.com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2 字数210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255-2 / I · 249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

李 怡

“回到文学本身”，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我们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论文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对“文学作品”思想与文字的鉴赏从此成为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复苏的基础，也是如《名作欣赏》这样的“欣赏类”、“阅读类”杂志闪亮登场的历史背景。阅读、欣赏，一个似乎意味着文学普及的名字，在80年代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大众普及”，而成为广大文学研究学者自我训练的起点，在当时，数量众多的活跃一时的文学研究者都与《名作欣赏》等结缘，或者贡献自己的新锐见地，或者长篇连载，甚至在此发表处女之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形势”陡变。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都逾越了“文学”的边界，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的领域里一展身手，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跨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政治学、思想史、社会学的一种材料。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式更在中国流行开来。“文化研究”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 Williams）与霍加特（R. Hoggart）。霍加特在1964年创办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从8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等地迅速发展，至今，它几乎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进一步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性别与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到

的现实是，“文化研究热”已经以汹涌澎湃之势在中国高校与学术机构中蔓延开来，每年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学位论文：在文学的学科标志下尽力展开的却是关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广泛讨论，文学现象不过只是其中的部分材料而已。

西方的解构主义也以“文学性扩张”的判断给予这样的思路莫大的鼓励。乔纳森·卡勒告诉我们：“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他语言之中。”^①

文学内容的日渐稀少的确令我们对“文学”的曾经的痴迷遭逢尴尬，越来越多的“文学之外”的知识领域的入侵让我们对自己的学科归属不无焦虑，甚至“绝望”：

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
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

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子手，如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②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② 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思考》，《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就是我自己，也因为文学史叙述一再为抽象的理论所占据而充满困惑：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我曾经试图提出：“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①

当然，所谓学科的“规范”其实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共识，我们也无法断定跨越性的研究在未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的学科，形成新的学术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跨出了文学，试图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领域里寻求伸展的时候，也同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我们怎样将“文学”作为材料，最终都必须在其他学科中取得真正的发现，换句话说，以“文学”为跳板，我们最后要达到的“高度”必须符合其他学科的水准。比如我们可以借用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但那时的中国是不是就如我们这些文学材料中所描述的那样呢，“文学”自己就不足够了，能够检验我们结论的一定是历史学的相关“规范”，我们也可以通过延安文学的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进入社会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领域，可供我们比照分析的主要不是文学的想象，而是一系列丰富的数据与案例，在这个时候，我们既有的知识显然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近几年来，在突破文学边界，进入“文学之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尴尬，例如新左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希望将延安一十七年一“文革”的文学历程肯定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文化硕果，殊不知，不仅其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难以认同，就是近现代史学界与中共党史的学者也颇不以为然。

跳出“文学”的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表述问题，看起来是超逸了文学，其实骨子里却依然动用着文学的想象，所以就无法真正回答“文学之外”的问题。这样的尴尬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那么，回到文学自身，是不是就真的可行？真的理所当然，真的理直气壮呢？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目睹了这一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拨

^① 李怡：《文学史是什么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5期。

乱反正”之功，也见识了跳出“文学”之后的种种尴尬和困惑，但是，平心而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更文学”其实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既美丽，更正义，因为我们曾经的文化专制让一切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无可选择地纳入了政治表态的范畴，在这时，重申“文学”的价值，其理由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恢复人基本的言论权利与自由思维的权利。正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向度上，我坚持高度肯定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并且主张继续研究和光大这一伦理正义的可能，对于90年代就此的诸多批评都不予认同。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在当时，对于伦理正义的强烈渴求的确远远超过了对于口号内涵与学理的细致分析，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又是真正的“文学本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在未经严格的学术追问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文学本身”视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赋予它某种本质性的猜想，比如思想的现代性，语言的白话，等等。

正是这样未经追问的模糊给了90年代的质疑以机会。当然，这不是说在今天，所有自“文学”逃逸的学人都出自同样的思想基础，但至少其中相当多的人们是逐渐感受到了“文学”的不稳定、不可靠，从而企图在“文学之外”的领域捕捉某种真切的事实。比如，我们曾经说，追求“现代”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涵，但问题在于，深入的考察却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却千差万别，胡适有胡适的现代观，陈独秀有陈独秀的现代观，一向质疑的鲁迅更与他们迥然有异，更不要说左翼、右翼与延安道路了；白话呢？虽然可以解释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但是后来的考证也逐渐证明，新文学并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现实，何况新文学作家本人也有放下白话，重操文言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究竟是指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类似的困惑吸引我们的研究者开始迈出（或者说“解构”）了“文学”的大门，企图在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上寻觅现代中国人的切实追求，而“文学”逐渐降低为社会文化整体面貌的组成元素之一。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

本走向。就20世纪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生长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①

在今天，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历史事实的逐步澄清，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国作家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等待他们关怀和解决的“问题”绝不只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是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整体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而且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与历史的流变繁复也使得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单纯，介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在这个时候，抽象、笼统地谈论“回到文学本身”显然也是空虚的，无的放矢的。

既不便抽象地诉求“回到文学本身”，又不能因为超逸“文学”而陷落到四不像的尴尬，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努力的方向呢？在我看来，一个可供思考的方向就是：继续回到文学，但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纯文学”，而是包含了诸多社会文化信息的“大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未来，也许就在“回到大文学本身”。

回到大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

回到大文学本身，最终体现“本身”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①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回到大文学本身，我们的理性认知与感性想象、知识社会学的考辨与感悟体验式的批评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发展，曾经以对理性规范的强化来排除文学的感性想象，以知识论的建构质疑体验论的缺陷，其实，即便是在“文学之外”的最抽象的理性思辨之中，我们也难以摆脱骨子里的文学想象，反倒是不能自我承认的这种“想象”干扰了本该“不必想象”的社会科学的认知。与其让想象与感性如此扭曲地存在，不如为他们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结构”。如果我们力主回到以作品阐释为旨归的“大文学”，那么保留和发挥我们的感性想象也就是“文学”的题中之意；与此同时，跨出“文学”的“小”，纳入“文学之外”的“大”，也让其他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有了一席之地，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有机会进入文学研究，弥补我们既往学术的种种不足。

| 目 录 |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 李怡 / 001

绪论 / 001

第一编 当代“科玄相遇”的文学镜像

第一章 “科玄相遇”的社会文化根据 / 007

第一节 “玄”：中国传统文化旋律的一个音节 / 008

第二节 科学自身发展历程中遭遇的问题 / 013

第二章 多重语境下的中国当代幻想小说 / 017

第一节 不仅仅是“科普读物”——中国科幻小说传统 / 017

第二节 奇幻文学的崛起 / 036

第三节 “大幻想”天空下的聚首 / 053

第二编 中国当代幻想文学形象论

第三章 幻想世界中的异类与人类 / 061

第一节 中国奇幻小说中的异类形象 / 061

第二节 被包围的“人”与“人”的隐退：幻界中人类的生存状态 / 070

第三节 寻求突破的“人” / 086

第四章 幻想文学神奇世界的构成 / 091

第一节 “碧奴”与“春迟”：“重述神话”的无尽可能 / 091

第二节 无处不在的神秘元素 / 102

第三节 浮动着的科技指数 / 106

第三编 时空交错下的本土幻想文化

第五章 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幻想文学 / 115

第一节 科幻历史长篇对民族历史的重构：从《天意》到《天命》 / 116

第二节 穿越所到之处：从《新宋》到《寻找前世之旅》 / 119

第三节 第二世界的图景：本土“架空”幻想小说的历史情结 / 122

第六章 现实在幻界中的回响 / 134

第一节 无法割舍的情结：现实使命感的聚焦 / 134

第二节 批判意识的流露：借由幻想领地发声 / 140

第七章 未来世界的反乌托邦描述 / 147

第一节 从乌托邦到敌托邦的摆渡 / 147

第二节 质疑与颠覆：人类知识体系 / 150

第三节 世纪之交悲观情绪的弥漫 / 157

结语 幻想力的延伸 / 164

参考文献 / 169

后记 / 180

| 绪 论 |

中国科学和非科学幻想文学均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只不过当代本土幻想文学与全球同类的发展进程和影响力相比，确实略显滞后。本土幻想文学甚至一度遭到怀疑、曲解甚至批判，以致“一种包含有丰富时代特征和数不清好处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还仅只占有非常可怜的地位”^①。所幸的是，它的地位虽然相对可怜些，创作积累却从未停歇。经历了世纪之交的蜕变，幻想世界的身量日渐增长，空间也逐步撑起，阶段性回顾和梳理的时机已然降临。

实际上，华夏民族从来不是幻想的沙漠，尤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非现实因素构成艺术形象本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②。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表示如果剔除了鬼魂、精灵等幻想资源，对文学来说将是巨大损失。唐代刘知几《史通》把小说（杂述）分为编纪、小录、逸事、杂记等十类，其中的“杂记”专“论神仙之道”、“语魑魅之途”，正是先人对当时幻想文学较早且较全面的归纳整理。

博尔赫斯认为“一个国家的特征在其想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③。他还将《聊斋》视为典型的中国幻想文学。当然对于《聊斋志异》的文学品类而言，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但必须看到中国幻想文学的渊源深厚且悠久。《山海经》和《神异志》等古代典籍就是典型例子。作为当下中国幻想文学两大阵营：科幻与奇幻，它们能够各据一方，生根发芽，取决于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学品格，也符合文学创作多元化的时代趋势。那么科幻与奇幻能够在同一片天空下聚首、交融，则取决于它们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某个交集——那就是幻想，亦即反映人脑机能之一的想象力之存在。

① 吴岩，吕应钟：《科幻文学入门》，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② 刘勇强：《幻想的魅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③ 吴晓东：《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批评家茶座》（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整体上研究中国当代幻想文学的意义除了对本土幻想文学进行阶段性回顾与反思,还能将科幻、奇幻、玄幻武侠等不同形态纳入大幻想文学的框架之下,对世纪之交科玄两种思维方式在幻想文学内部的聚焦进行深度探讨。有人看到了在科技时代,科幻与奇幻之间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后,进而认为“现代的人类也需要一种新兴的,同时又是怀旧的文化,一种大幻想文学的复兴和回归,以代替我们承担精神上的衰老,表达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①。

2012年8月,以“幻想文学”为名,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儿童文学》杂志承办的“中国幻想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了。从参会者构成来看,既有儿童文学作家,也有科幻、奇幻作家。创作者和研究者还分别参加了科幻与奇幻分论坛。不过,真正以“幻想文学”为主题进行的本土幻想小说研究还不多,以此为关键词在CNKI查询时,相当一部分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中国图书商报》等报刊上,无论是篇幅还是影响力都不够,而且这其中还有超过五分之一是从儿童文学角度进行论述的。

尽管如此,像高俊杰《全新的幻想文学》(《文艺报》,2002-03-05);杨展《让本土的幻想文学腾飞》(《北京日报》,2004-11-14);孔凡飞《探索中国本土幻想文学》(《长春日报》,2005-04-11);谢迪南《中国幻想小说还是“无根”文学》(《中国图书商报》,2007-07-10);黄仲山《失序·失范·失真——关于当下幻想文学发展的几点隐忧》(《理论与创作》,2007-07-15)和《幻想文学:走出民族性缺失的尴尬》(《中国文化报》,2007-07-17);韩云波《幻想文学与幻想文化》(《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07-20);徐妍《探索当代幻想小说的中国叙事》(《文艺报》,2008-04-19);舒伟《幻想文学的传统与创新——从“黑暗降临”系列之〈灰国〉谈起》(《中国图书评论》,2008-11-15);韩云波《文明架空历史的“大幻想”展示:以燕垒生奇幻武侠文学为例》(《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01-20);冯鸽《中国现代幻想小说际遇之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10期)等论文不论是从宏观审视,还是微观细读上,都对幻想文学的当下存在状态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20世纪由西向东涌动的各类文化思潮,科学理性和非科学神秘主义在世纪之交的碰撞,使科学和非科学幻想小说获得了共同的创作和研究话题。它们在很多地方既有分歧又不缺重叠。单从创作者来看,就有不少身兼科幻和奇幻两类幻想小说的

① 屈畅:《巨龙的颂歌 世界奇幻小说简史》,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年,第3页。

作家。如被归入新生代科幻小说作者的潘海天，近些年不但进行奇幻创作，参与编辑发行奇幻杂志，还是中国奇幻架空——“九州”团队中重要的一员。

从创作现状来看，台湾知名科幻作家黄海曾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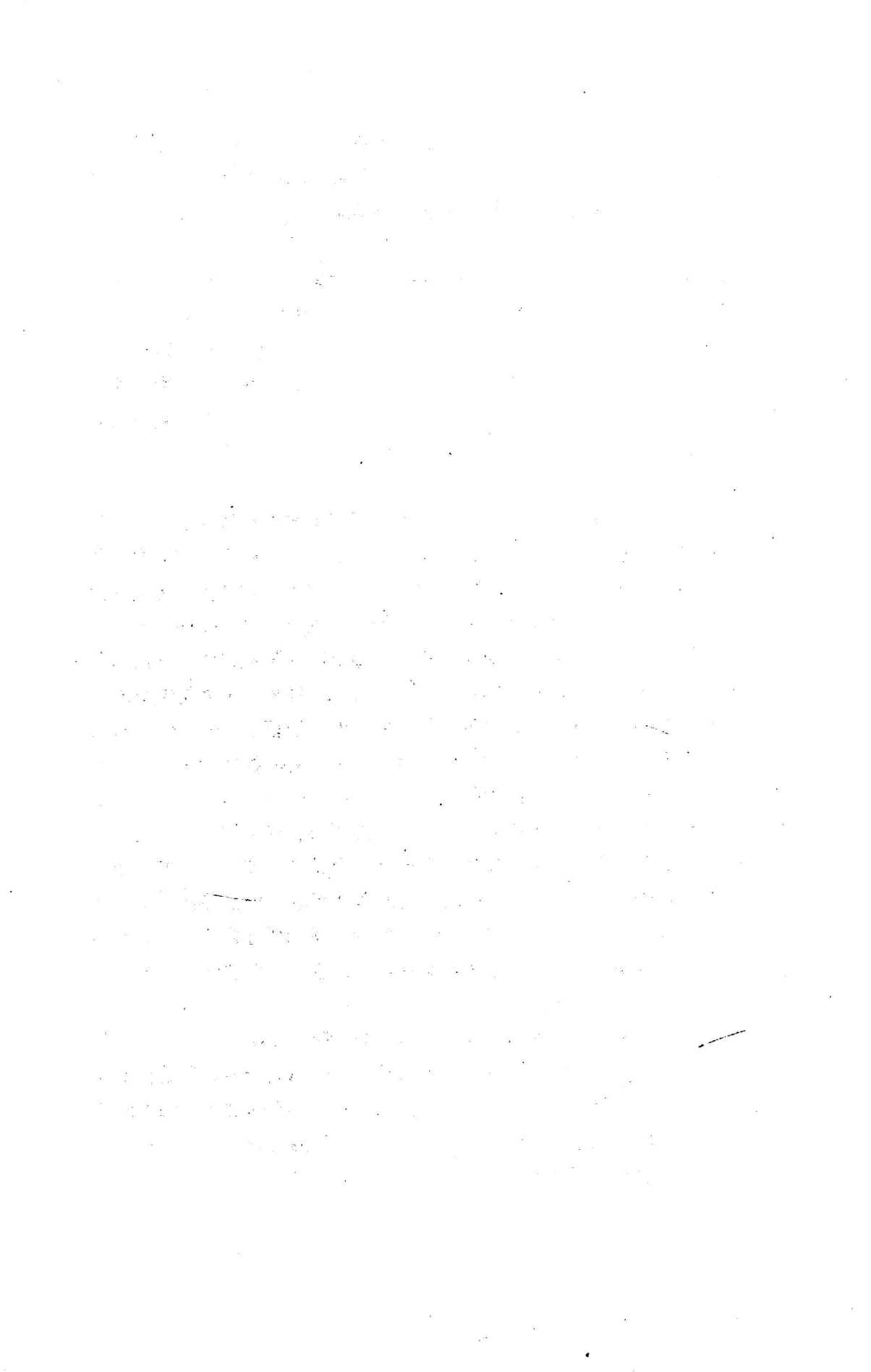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标杆的雨果奖（Hugo Award）长篇小说奖，奇幻小说《哈利·波特》竟然跌破专家眼镜得奖，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获戏剧表演奖，随后2002年又一部与众不同的奇幻小说《美国诸神》（American Gods），英国作家尼尔·盖门（Neil Gaiman）的“神”来之笔，以现代鬼神奇幻寓言小说，出奇制胜，再度击败传统科幻，向奇幻归队？或是奇幻、魔幻入侵科幻，向科幻领域靠拢？^①

黄海说这番话的时候，以科幻作家身份看到了当下科幻小说与非科学幻想纠缠不清的现状，还表现出对科幻小说未来独立性的担忧。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评定界限的模糊趋向，科学或神秘因素在幻想文本中的共存，都表现出在科学理性受到质疑的时代环境下，神秘、魔幻的幻想元素甚一方面有反超之势，另一方面提供了两者交汇的可能性，相当程度上印证了从整体上探讨当代幻想小说创作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毕竟，传统意义上的硬科幻也就是纯科幻，要开辟新的题材难度越来越大，且对科学前沿的把握必须精准。软科幻、轻科幻则向大众文学和纯文学队伍靠拢，对文学性的追求、对非科学幻想因子的吸纳，均代表了走文艺、文化路线的可能。

当然，从整体上考量幻想小说创作之前，有必要对当代科幻和奇幻两种类型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现状分别加以梳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发掘幻想文学各支流的思维同源性。不过，虽然科幻、奇幻各领风骚，但是经历了世纪之交，来到当下，两者在主题表达、细节设置上竟然出现了部分合流。究其原因在于，成功的幻想小说，无论是科学的还是神秘的，都不可能脱离大语境下的思潮与理念，它们兵分两路却抵达某些共同的空间。

在这样一个空间中，科玄两种世界观通过幻想小说相遇并交织，形成了生动的文学镜像。“科玄相遇”本身也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幻想文学的重要切入点。只有关注世纪之交人类文化思维发展状态、科学哲学内部争论的宏阔背景，才能相对自如地出入幻界时空，并对中国幻想文学的传统开展一次巡礼，为当代幻想文学的流转起承号脉。

① 王泉根：《现代中国科幻文学主潮》，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第一编

当代“科玄相遇”的文学 镜像

文学世界是一个镶满了镜子的展示空间。个人抒写、现实描摹、时代反思、超前虚构都在这个神奇的领地各行其道、彼此交织、相互反照。

中国当代幻想文学既展示着形形色色令人炫目的高科技，又营造了一个个使人瞠目的玄异地界。原本以为科幻与奇幻一定会在争夺幻想领地时短兵相接，你争我夺。谁曾想，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绕行一大圈之后，两大阵营从创作主体到主题表达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共振。两者看似矛盾相悖，实则在不同的视角下，共同印证文化思潮的跨时代气质，从而呈现出“科玄”从相争，到相遇，最终朝向相通的可能性。